

# 《山海經》的再發現—— 曹善抄本文獻價值考述

鹿憶鹿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 提要

目前習見的《山海經》善本，為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刊印的版本。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元末曹善手抄本《山海經》，經過比對，應該來自一個比南宋尤袤刊本更早且更好的版本。

在文本方面，曹善抄本可以補正自南宋一直到明清以來的刊本之誤，由郭璞注的「一曰」、「或作」，可以肯定曹善抄本與此不謀而合；抄本經文與唐宋類書的一致，也凸顯曹善抄本的學術價值。其次，曹善抄本的郭璞注，也提供許多對尤袤本郭璞注的勘誤。再者，尤袤刊本的圖贊闕如，曹善抄本是目前所見《山海經》較早、較完整的本子，經文注文與圖贊三者合一，能夠填補歷來〈荒經〉以後圖贊的缺佚，而差異之處又提供互見與校讎的無可取代貢獻。

**關鍵詞：**曹善、曹世良、《山海經》、尤袤、《山海經圖贊》

## 一、珍貴的《山海經》抄本

元末曹善（活動於西元十四世紀後期）楷書抄本《山海經》共有四冊，為宋牋烏絲欄本，現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1）這是一個長久以來未受到重視的珍貴抄本，這個抄本可以補充郭璞《山海經圖贊》的佚文，也可校正南宋尤袤（1127-1194）以來《山海經》版本的缺失。

明代的學者王崇慶（1484-1565）、楊慎（1488-1559），清代的學者吳任臣（1628-1689）、汪紱（1692-1759）、畢沅（1730-1797）、郝懿行（1757-1825）都未曾提及曹善手書《山海經》，他們所據的版本大都與南宋尤本差異不大。

周士琦曾有專文討論曹善的抄本，認為曹善抄本「決不是從宋刻本出，其所據祖本當為更早的寫本」。<sup>1</sup>周士琦未見過故宮所藏抄本，所見來自《故宮周刊》，討論只能限於〈東山經〉以前，卻極肯定曹善抄本的價值，是指出曹抄本優於尤本的學者。其後吳郁芳、賈雯鶴皆曾撰文討論過曹善抄本《山海經》，由於未曾讀到完整文本，二人論文也都如周士琦，僅處理《故宮周刊》所摘印的曹本《山海經》前三卷部分。<sup>2</sup>

陳連山也提到曹善抄本，也自言只看過《故宮周刊》所刊載內容，他認為尤袤、曹善二本的分卷方法完全相同，曹本的祖本應與尤本所用的「劉歆所定本」類似，周士琦提到的曹本優於尤袤本，應是尤袤校對不精所致。<sup>3</sup>實際上，明清以後的《山海經》刊本大都與尤本相似，而曹本自成一個系統，常與郭璞注的「一曰」、「或作」相合，二者的差別、優劣，顯然非校對精審與否的問題。（圖 2）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曹善手書《山海經》不只是難得的書法作品，更是海內外重要的《山海經》孤本善本，有文獻上不可忽視的價值。

1 周士琦，〈論元代曹善手鈔本《山海經》〉，《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1980年1集，頁117-122。

2 吳郁芳，〈元曹善《山海經》手抄本簡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年1期，頁9-11。吳郁芳的論文僅有三頁，是名符其實的簡介，討論也不出周士琦的觀點。近來賈雯鶴也曾撰寫多篇論文討論曹善抄本，賈雯鶴，〈《山海經》疑誤考證三十例〉，《中華文化論壇》，2019年1期，頁91-98；賈雯鶴，〈《山海經》舊注辯正十九則〉，《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6期，頁119-125；賈雯鶴，〈《山海經》及郭璞注校議二十八例〉，《西華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6期，頁93-98。二者皆未提及徵引周氏1980年的論文。

3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77。

曹善小楷書《山海經》，抄寫於元至正乙巳年（1365），在明代輾轉經過許多文人之手，包括姚綬（1423-1495）、王世貞（1526-1590）、陳繼儒（1558-1639）等人。姚綬作文敘述曹善的生平，附於書末，王世貞有〈跋〉，陳繼儒則在此書多處留下藏書印，並在書末題寫〈跋〉。

曹本後來由董其昌（1555-1636）收藏，故封面董其昌題寫「山海經有贊」，並紀錄姚、王、陳三位明代文人曾收藏此書。有趣的是，這三篇文章是以不同的書體寫成，姚綬為篆體，王世貞寫楷書，陳繼儒則以行書呈現，看來像似文人們藏書的風雅表現。

曹善是松江人，其生平罕見正史、府志記載，因而書末姚綬所寫的文章，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曹善抄本最後存入清宮，《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仔細記錄此書的書況，包括哪幾頁有陳眉公書印，哪幾個書印又漫漶不清，並且抄錄姚、王、陳所寫三篇文章。

第四冊後副頁姚公綬篆書識云：曹世良名善，號樗散生，松江人，有詩名。侍母至孝，處事剛正，不合於時。徙居吳門婁侯里，慕范仲淹為人，復遷天平山。苦志臨池，初學鍾元常，行草學二王，與兄世長、兄子恭俱有書名，一時稱為東吳三曹。與高季迪、張羽友善。宋景濂薦於朝，太祖屢徵不起。後買舟放浪山水間，攸攸自得，壽八十六，歿於秀水，吾鄉貝助教具棺葬焉。貝名瓊，楊鍊厓門人也。<sup>4</sup>

《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稱此抄本形制的記錄「高六寸九分，廣五寸二分」；國立故宮博物院網站公布的形制，則此書高為 22.1 公分，橫 16.6 公分，清制一寸約等於 3.2 公分，一分約等於 0.32 公分，換算結果六寸九分為 22.08 公分，五寸二分為 16.64 公分，兩者相差不大。<sup>5</sup>

不止如此，《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還提到「董其昌題字有『有贊』二字，考無贊語，疑佚」。其實，在每卷經文之後，曹善皆抄錄了數量不等的郭璞圖贊，無一卷無圖贊。（圖 3，右頁即是郭璞的《海內經》後所附圖贊）。

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冊 4，頁 1894-1895。

5 據臺大資工數位典藏與自動推論實驗室「度量衡換算系統」[http://thdl.ntu.edu.tw/thdl\\_tool/weight\\_measure/](http://thdl.ntu.edu.tw/thdl_tool/weight_measure/)（檢索日期：2021.05.11）

《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引姚綬所言，曹善與兄世長、兄子恭合稱東吳三曹。這樣的說法有學者提出疑問，認為曹世長即曹永，是曹知白之子，曹世長並無兄弟，曹善可能只是其族弟。<sup>6</sup>遺憾的是，筆者一直未覽閱到更多曹善的資料。

目前所見現存較早的《山海經》刊本，是南宋淳熙七年（1180）的尤袤（1127-1194）池陽郡齋刻本。<sup>7</sup>（以下一律稱尤本）。而今人習用的，皆是明清學者的研究版本，如明代的王崇慶《山海經釋義》（以下一律稱王本）<sup>8</sup>，清代吳任臣《山海經廣注》<sup>9</sup>（以下一律稱吳本）、畢沅《山海經新校正》<sup>10</sup>（以下一律稱畢本）、郝懿行《山海經箋疏》<sup>11</sup>（以下一律稱郝本），近人袁珂的《山海經校注》<sup>12</sup>，便是以郝懿行的《箋疏》為底本。

曹善手抄本《山海經》所據版本不詳，只能從全書看到他避諱一些字，如「敬」、「恒」、「貞」等都缺筆，可見是避宋真宗趙恒與宋仁宗趙禎的諱。本文撰述之際，很幸運地從友朋處見到2019年劉思亮先生的博士論文，以曹善抄本來校箋《五藏山經》，其中亦肯定此書當刊於仁宗一朝（1022-1063）。即使刊於在位最後一年，也比尤本的淳熙七年早了117年。<sup>13</sup>劉先生參考他人忽略的曹本來做《山海經》前五卷校箋，全書功底扎實，極具參考價值。

張宗祥（1882-1965）曾經在1935年借閱曹抄本《山海經》，撰成《足本山海經圖贊》一書，援引郝懿行《箋疏》、嚴可均校本《山海經圖贊》進行校勘，張宗祥提出看法：

- 
- 6 朱惠良，〈元曹善書山海經〉，收入朱惠良，《雲間書派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頁127-128。
- 7 尤袤編撰有《遂初堂書目》，其中《山海經》被分在「史部·地理類」，尤袤所藏的《山海經》計有秘閣本、池州本兩種，郭璞《山海經圖贊》一種。尤袤刻本《山海經》見（晉）郭璞注，《山海經》，收入文清閣編委會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據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刻本影印），冊1。
- 8 （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收入文清閣編委會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據萬曆年間大業堂刻本影印），冊4。
- 9 （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康熙六年彙賢齋刻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 10 （清）畢沅，《山海經新校正》，收入文清閣編委會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據光緒三年浙江書局刻本影印），冊7-8。
- 11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據《郝氏遺書》本重新排印）。
- 12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2）。
- 13 劉思亮，〈《山海經·五藏山經》校箋〉（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頁17。此博士學位論文尚未開放網上查閱，作者或還有修改考慮，故筆者不方便引述其中觀點。

是書原藏故宮博物院，乙亥歲得以借鈔。經文校通行嚴郝本異同頗少，獨贊語相去逕庭。<sup>14</sup>

其實不只圖贊，曹本中的經文注文皆與尤本、明清版本有異，殊異頗大，是一個長久被忽略的孤本、珍本。

從南宋尤袤池陽郡齋本到吳任臣、郝懿行，一直到近代的袁珂《山海經校注》，各版本之間雖有作者考訂後的調整，但字句的差異不大，形成一個系統。比較之下，曹善的手書《山海經》不論是經文、注解或是郭璞的圖贊，皆有與尤本不同的異文，曹本固然偶有筆誤，但有多處的曹本經文反而較目前通行的版本流暢，也比較有意義。可以肯定的是，曹善所寫錄的，是一個不同於尤本的《山海經》版本，以今傳的幾個版本與曹善的手抄本比較，對當代的《山海經》研究，必能有所補充與修正。下文將以尤袤池陽郡齋刻本與曹善手書本為主，比對二者在經文、郭璞注解以及圖贊之間的異同，彰顯曹善手書《山海經》的文獻價值。

## 二、尤本與曹本《山海經》的比較

南宋尤袤刻本的編排依序是郭璞《山海經·序》、〈《山海經》目摠十八卷〉，其後緊接劉秀〈上《山海經》表〉、《山海經》十八卷正文、尤袤《山海經·跋》。曹善抄本的編排則較少見，依序為郭璞《山海經·序》（附十八卷目次）、《山海經》十八卷正文、劉秀〈上《山海經》表〉。相較於尤袤刻本的〈《山海經》目摠十八卷〉注明《山海經》各卷的正文、郭璞注字數，以及全書的總字數，曹善本的目錄隨附於郭〈序〉之後，只是簡單的目次，並不及於各卷及全書的字數統計。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曹抄本的劉秀〈上《山海經》表〉一文在書末，其他刊本很少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似難斷定曹善是漏抄才在書末補上；如果不是遺漏所補，那麼是否說明，曹本所據是一個把〈上《山海經》表〉放在書末的本子？不僅在目次的安排有所差異，曹善抄本的郭璞〈山海經序〉，許多字句皆與尤袤刻本不同。

抄錄郭璞〈序〉之際，曹善難免偶有筆誤，如將「夫玩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的「常蔽」誤寫作「常弊」；又如將「大宛傳」寫作「大苑傳」，

14 張宗祥，《足本山海經圖贊》（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頁57。

將「玉石珍瑰之器」寫作「玉石珍傀之器」。在全書中有些明顯的筆誤，曹善常會立即訂正，或在字旁以黑點表示刪去，或作勾畫倒轉，表示上下順序更換。

比較通行的尤本系統，曹抄本郭璞〈序〉似乎就說明他另有所據。如尤本作「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曹本作「執璧帛禮之」，尤本兩句對偶，曹本的「禮之」則表現出動態性。如尤本「眺鐘山之嶺，玩帝者之寶」，曹本鐘山作「鍾山」，考之《山海經》正文，不論尤本或曹本皆作「鍾山」，故此應以曹本為佳。又如尤本云「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燭銀或指光彩鑑人的銀子；曹本作「金膏銀燭」，則金、銀、膏、燭兩兩對仗，從語句看來，似較尤本為佳。此外又如尤本文末的「達觀博物之客」，曹本作「達觀博物之士」，略有差異，可一併參考。

而曹本與尤本郭璞〈序〉最大的差異，乃在討論《山海經》之怪與不怪的段落，尤表本〈序〉云：

夫玩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弊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

郭璞云：「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字面上的意思為：以事物之怪為不可怪，事無可怪；以不可怪、無須怪之事物為怪，則事亦無可怪。簡言之，事無怪與不怪之區分，一切皆不可怪，若照會前言，世人有怪與不怪之分，乃肇因於「奇所希聞」的人情常弊。

逐句讀來，「夫能**然所不可**」之「然」，表肯定、贊同，「然所不可」，指以「不可」為然；後句「**不可所不可然**」，第一個「不可」表否定，「不可所不可然」指不以「不可」為然。似乎一下該以何者為然，一下又不該以何者為然，文句牴牾；也與前文「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所傳達的態度不盡相同。

相較而言，曹善本則作「夫能然所不可，可可所不然」比尤本行文要通順一些。曹本下句的第一個「可」字，與上句的「能」相當，皆指可以、能夠，兩句語意相對應，指能夠「然所不可」、「可所不然」，即以不可為然、不然為可。延續〈序〉中有關世人少見多怪，以可怪為不怪，以不怪為奇怪的討論，曹善本不區分可或不可更貼近郭璞〈序〉的命意。當然，曹本為手抄，下句「可可所不然」的

第一個「可」是衍字的成分也很大，「然所不可，可所不然」似乎更通順。

尤袤本〈五藏山經〉的目錄作〈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東山經〉、〈中山經〉，曹善抄本的目錄則作〈山南經〉、〈山西經〉、〈山北經〉、〈山東經〉、〈山中經〉。尤袤本〈北次三經〉「人魚，其狀如鯨魚」，郭璞注曰：「鯨見〈山中經〉」，〈中山經〉明顯也有〈山中經〉的異文出現。「山南經」、「山西經」等的說法，可能另有根據，並非曹善手誤。曹抄本似乎意謂著《山海經》的〈五藏山經〉或作〈山南經〉、〈山西經〉、〈山北經〉、〈山東經〉、〈山中經〉，即〈山經〉的南、西、北、東、中五卷。

尤、曹二本，於劉歆〈上《山海經》表〉的文字有所落差。尤本〈上《山海經》表〉開頭云：「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曹善本則作「凡十三卷，已安。」此與《漢書·藝文志》所著錄「《山海經》十三篇」相合。<sup>15</sup>南宋薛季宣（1134-1173）也提到了十三篇的說法，其〈序《山海經》〉提到：「古《山海經》，劉歆所上書十三篇，內別五山，外紀八海。」<sup>16</sup>可見早先有個版本都作《山海經》十三篇，而曹善的抄本所根據也是這個系統的本子。

曹本與尤本的差異當然不只在劉歆〈上《山海經》表〉與郭璞〈序〉，而是在《山海經》的文本。下面就按〈五藏山經〉、〈海外四經〉、〈海內四經〉、〈大荒四經〉的順序，分項敘述，來比較曹善本與尤袤本的異同。

### （一）〈五藏山經〉

#### 〈南山經〉

1. 尤本〈南山經〉之首「雒山」，曹本作「鵠山」，北宋李昉（925-996）等所編的《太平御覽》<sup>17</sup>、宋元之際的劉辰翁《評山海經》亦作鵠山<sup>18</sup>。吳任臣《廣注》案語曰「今本作鵠山」，郝懿行《箋疏》也說《文選》注所引作鵠山，可見曹本鵠山有版本上的依據。

15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據清王先謙《漢書補注》重排)，冊2，頁1774。

16 (宋)薛季宣，《薛季宣集》(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據清瑞安孫氏詒善堂祠塾本重排)，頁426。

17 (宋)李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據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影印)，冊1，卷50，〈地部十五〉，頁375。

18 (宋)劉辰翁評，(明)閻光表校，《山海經》(明閻光表刊本，湖北省圖書館藏)，卷1，頁1A。

2. 尤本「獲翼之山，其中多怪獸，水多怪魚」，曹本作「稷翼之山，其中多怪水，多怪魚」，內容上多所出入。曹本所記「稷翼之山」也出現在唐代徐堅（659-729）等編纂的《初學記》<sup>19</sup>，可見所據刻本的系統很早。

3. 尤本云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木。」曹本作「其陽多玉，其陰多金，多怪木。」以同為礦物的金玉並舉，似更符合《山海經》敘事的習慣，《太平御覽》卷五十提到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多怪木」<sup>20</sup>。曹本記載基山的內容與《太平御覽》絲毫不差。

4. 尤本記會稽之山：「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澳」，曹善作：「夕水出焉，南注于澳」。吳《廣注》案：「勺水，《水經注》作夕水」。

5. 尤本記鳳凰曰：

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王崇慶《釋義》、吳任臣《廣注》、郝懿行《箋疏》皆與尤本同。曹本則作：

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寧安。

《史記·司馬相如傳》唐代張守節正義<sup>21</sup>、《文選》注顏延之〈贈王太常詩〉<sup>22</sup>、《藝文類聚》卷九十九<sup>23</sup>、《初學記》卷五<sup>24</sup>引〈南山經〉皆作「其狀如鶴」，與

19 (唐)徐堅輯，《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據清代古香齋本重排)，冊下，卷27，〈玉第四〉，頁651。

20 (宋)李昉，《太平御覽》，冊1，卷50，〈地部十五〉，頁376。

21 (漢)司馬遷撰，(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司馬相如傳》，收入《百納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據武英殿銅活字本影印)，冊3，頁1239，下左。張守節正義曰鳳皇，「〈東山經〉云：其狀如鶴，五采，而首文曰經、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股文曰信。」鳳皇應出於〈南山經〉，張守節誤為〈東山經〉。

22 《昭明文選》注云：「《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梁)蕭統等編，(唐)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0，據鄱陽胡氏宋淳熙本重刊本影印)，卷26，頁478。

23 《藝文類聚》〈祥瑞部·鳳皇〉云「《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唐)歐陽詢編，《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據宋紹興年間刻本影印)，冊下，卷99，頁2523。

24 (唐)徐堅輯，《初學記》卷5注「丹穴」云「丹穴山，丹水出焉。有鳥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鳥，不飲不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見(唐)徐堅輯，《初學記》，冊上，卷5，〈總裁山第二〉，頁92。



曹善本同。尤本〈海內經〉亦云：「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見則天下和。」其實與〈南山經〉有異，而與曹本相近。不只與唐代的引用刊本侷合，曹本引用《山海經》的內容也同《太平御覽》。<sup>25</sup>可見曹抄本所據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刻本。

6. 尤本記青丘之山有「青贖」，曹善本贖字皆作「獲」。《初學記》卷五引用此段，也作「青贖」。<sup>26</sup>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也作「青贖」：

舊本作贖。《玉篇》亦有贖字，云青屬，非也。當从丹，又案《說文》贖讀若雀，郭音瓠者，聲之緩急。顏師古注《漢書》曰，青贖，空青也。<sup>27</sup>

《箋疏》的案語也論及，《初學記》、顏師古注《漢書》、《文選注·白馬賦》都作「贖」。<sup>28</sup>曹本的「青贖」是一個更早的版本。另外，曹善本〈南次二經〉記成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丹贖」；〈南次三經〉雞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丹贖」。〈中次八經〉、〈中次九經〉等也反覆出現尤本「青贖」、曹抄本「青贖」的情形。

7. 尤本「有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曹本作「可以為瘖」，《太平御覽》亦作「為瘖」<sup>29</sup>。

8. 尤本記南禺之山曰：「有穴焉，水出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水出焉。」「水出輒入，夏乃出」明顯不太通，曹本「水出輒入」作「水春輒入」，明王崇慶本、清代吳任臣本同曹本。郝本雖與尤本同，卻又加案語：「藏經本，出作春」，可見郝似乎也傾向「水春輒入，夏乃出」的經文，曹抄本明顯較佳。尤本「佐水」曹本作「惟水」，則呼應春入夏出而冬閉的水為「惟水」，更為合理。前文的稷翼之山，曹本也有「其中多怪水」。

## 〈西山經〉

1. 尤本崇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豹虎而善投」不知所云，吳任臣《山海經廣注》云：「字有誤」，郝懿行本同作

25 (宋)李昉，《太平御覽》，冊5，卷915，〈羽族部二〉，頁4189。其文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彩而文，名曰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

26 (唐)徐堅輯，《初學記》，冊上，卷5，〈總載山第二〉，頁92。

27 (清)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卷7，頁3191。

28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1，頁3B。

29 (宋)李昉，《太平御覽》，冊4，卷743，〈疾病部六〉，頁3430。

「豹虎」，其案語曰：「吳氏云，豹虎有誤。愚謂或有脫誤。」<sup>30</sup> 曹善本作「豹尾」，明顯比較通順，也讓人聯想到豹尾虎齒的西王母，「豹尾」的形容在《山海經》似是平常的。

2. 尤本記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蓬髮戴勝」，曹善本作「蓬頭戴勝」；更有意思的是，西王母的「善嘯」，曹善本作「善咲」。「咲」為笑的異體字，善咲即善笑。明代以來的王崇慶、胡文煥、吳任臣、郝懿行諸本，皆與尤袤刻本相同。

小南一郎認為，善嘯是「像野獸吼叫那樣的『嘯』」，陳連山認為小南一郎的說法有誤，依據《說文》「嘯，吹聲也」的說法，認為西王母的善嘯應為「用嘴吹口哨」。<sup>31</sup> 然而，與《山海經》文本的上下文參照而言，吹口哨的動作和西王母的形象不甚相符，若依曹善抄本作「咲」，似乎更符合陳連山對西王母吉神神格的推測。

3. 尤本符禺之山，「其鳥多鴟」，郝懿行云：「鴟當作鶻；《御覽》引此經正作『鶻』。《說文》云：鶻，鳥也。《廣韻》云：鶻鳥似翠而赤喙。」<sup>32</sup> 曹本正作「鶻」，同《太平御覽》、《廣韻》，並非無據。

4. 尤本記毫彘獸曰：「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筭而黑端。」<sup>33</sup> 曹本作「其狀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筭而黑端。」對照之下，曹本的語意較佳，此二句殆強調豪彘色白，其毛頂部為黑色，且大如髮簪。《初學記》卷二十九與《文選·長楊賦》之注引用此條，句同曹善抄本。<sup>34</sup>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引此獸也作「豪豬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筭而黑端。」<sup>35</sup> 可見曹善本有所根據。

此外，尤本〈西山經〉許多例子中的「已」在曹本中皆作「止」：如「羸羊，其脂可以已腊。」曹本作可以「止腊」<sup>36</sup>。尤本「其木多櫻柎，其草多條，其狀如

30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 2，頁 12B-13A。

31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頁 229。

32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 2，頁 2B。

33 此按袁珂《山海經校注》之標點，尤袤本此句亦可標點為「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筭而黑端」。然而，「狀如豚而白」指的是皮色白或是毛色白？似不通。

34 (唐) 徐堅輯，《初學記》，冊上，卷 5，〈總載山第二〉，頁 92。

(梁) 蕭統等編，(唐) 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卷 9，頁 139。

35 (宋) 李昉，《太平御覽》，冊 5，卷 903，〈獸部十五〉，頁 4139。

36 (晉) 郭璞注，《山海經》(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冊 1，第 11 開。

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曹本作可以「止疥」。<sup>37</sup> 尤本「黃蘗，……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肘。」曹本作可以「止疥」、「止肘」。<sup>38</sup> 尤本「薰草，麻葉而方莖，……佩之可以已癘。」曹本作「訓草」、「葉麻而方莖」、「可以止癘」。<sup>39</sup> 尤本「有獸焉，其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謹，其音如橐百聲，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瘳。」曹本作「有獸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謹，……服之止瘳。」<sup>40</sup> 尤本「養草，……食之已勞。」曹本作「食之不勞」。<sup>41</sup>

周士琦提到，曹本「已」俱作「止」字，在言及某動物形狀像什麼時，尤本作「有某焉，其狀如某」，而曹本一般則無「焉」和「其」二字，只作「有某，狀如某」。例如尤本「有鳥焉，其狀如翟」，曹本作「有鳥，狀如翟」；尤本「有獸焉，其狀如牛」，曹本作「有獸，狀如牛」。<sup>42</sup> 與尤本的《山海經》版本相比，曹善抄本在字句上顯得非常簡練，行文間罕見介詞、代詞。

### 〈北山經〉

尤本號山，曹本作「號山」，《初學記》<sup>43</sup>、《太平御覽》引經也作「號山」，曹本所據似乎是唐宋時版本，比尤本更習見。

尤本丹熏山，「其上多檇、柏，其草多韭、薤，……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上」曹本作「其木」，較合理，原是樹木，又與下句「其草」對應。尤本「菟首麋身」，曹本作「兔首麋耳」，《初學記》卷二十九同曹本，郝懿行《箋疏》引《太平御覽》卷二十三亦作「兔首麋耳」，<sup>44</sup> 可見曹本所據是普遍出現於唐宋類書中的刊刻本。

尤本「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其川在尾上」，明清的本子引郭注皆曰：「川，竅也。」曹本作「其州在尾下」，郭注曰「州，竅也。」許慎解《說文·馬部》的「驢」字云：「馬白州也。」段玉裁注曰：「《山

37 (晉) 郭璞注，《山海經》(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冊1，第11開。

38 (晉) 郭璞注，《山海經》(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冊1，第12開。

39 (晉) 郭璞注，《山海經》(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冊1，第12開。

40 (晉) 郭璞注，《山海經》(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冊1，第19開。

41 (晉) 郭璞注，《山海經》(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冊1，第17開。

42 周士琦，〈論元代曹善手鈔本《山海經》〉，頁118。

43 (唐) 徐堅輯，《初學記》，冊下，卷29，〈駝第七〉，頁708。

44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3，頁3A。

《海經》曰：乾山有鬿，其州在尾上。今本譌作川。《廣雅》曰：州，豚臀也。郭注《爾雅》、《山海經》皆云：州、竅也。」<sup>45</sup> 段玉裁所見《山海經》「其州在尾上」與曹本較吻合，而曹本所言「州在尾下」，又比「州在尾上」更合理。

### 〈東山經〉

尤本「餘峩之山」，曹本作「餘我山」，《太平御覽》卷九一三引此也作「餘我之山」。<sup>46</sup> 曹本所據與宋代類書合。

尤本又記空桑之山至于磈山，「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箝」，載箝，載可訓解為「乘坐」、「裝運」、「記錄」，皆與文意不合。曹本正作「戴箝」，似比「載箝」合理。郝懿行則曰：「載亦戴也。」郭注：「麋鹿屬角為箝。」經文應指眾山神的形象為獸身人面，頭戴鹿角。

### 〈中山經〉

1. 尤本的〈中次四經〉扶豬之山上，「有獸狀如貉而人目，名曰麇。」吳本、郝本皆與尤本同，吳任臣甚至引用萬曆年間編成的類書《事物紺珠》云：「麇若貉而人目」。南朝梁顧野王所作的《玉篇》<sup>47</sup>、宋代的《廣韻》，此獸皆作「八目」。郝本認為「八目」為「人目」之誤。<sup>48</sup> 而曹善抄本「人目」正是作「八目」，曹本圖贊亦作「有獸八目，厥號曰麇。」這應非曹善抄寫時的錯誤，而是有一個異於尤袤本的本。

藏於美國賽克勒美術館的《山海百靈》圖卷，署為「唐胡瓌《蕃獸圖》真跡神品」，此圖究竟是否為唐人所繪，學者有不同的看法。<sup>49</sup> 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百靈》中部分的奇獸，與《山海經》經文、甚至明清流傳的《山海經》圖像如出一轍。卷軸中便繪有一隻八個眼睛、形似犬科的異獸，讓人聯想到《廣韻》、《玉篇》、曹本《山海經》中麇獸的記載，這似乎不是巧合，可能說明原有八目的麇獸。

45 (漢)許慎，(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據經韻樓藏版影印)，頁467。

46 (宋)李昉，《太平御覽》，冊5，卷913，〈獸部二十五〉，頁4178。

47 (梁)顧野王，《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據張氏澤存堂藏宋本影印)，頁438。

48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5，頁9A。

49 王強，〈弗利爾美術館藏唐胡瓌《蕃獸圖》考〉，《中國美術研究》，2019年4期，頁42-75。

2. 尤本〈中次七經〉記泰室山的蓂草：「其狀如荒，白華黑實，澤如蓂萸，其名曰蓂草，服之不昧。」服之不昧，曹善抄本作「不昧」。考索尤本《山海經》，提到「不昧」僅此一次，「不昧」出現四次，〈西山經〉的冉遺魚、〈中山經〉「狀如葵葉而赤華，莢實，實如櫻莢」的「植楮」、「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的「蠶蜺」、「狀如山鷄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的「鴝鵒」，皆號稱有「食之不昧」的功效，同在〈中山經〉的蓂草，應也為「服之不昧」，「昧」恐為「昧」的形近之誤。

3. 尤本〈中次七經〉記「焉酸」云：「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其名曰焉酸，可以為毒。」曹本「焉酸」作「烏酸」，郝懿行《箋疏》云：「一本作烏酸」，<sup>50</sup>考《太平御覽》卷四十二亦作「烏酸」，可見曹善本的說法，應非抄寫時的筆誤，而是曹氏所依據的，是另外一個不同的版本。

4. 尤本〈中次一十一經〉記豐山：「神耕父處之，帝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為敗。有九鐘焉，是知霜鳴。」「帝遊清泠之淵」，曹本作「常遊清泠之淵」，意為耕父神時常遊走於「清泠之淵」，出入時有光彩隨身，於文意較合，郝本也作「常遊清泠之淵」。「帝遊清泠之淵」，文意費解，「帝」恐為「常」的形近之誤。「有九鐘焉，是知霜鳴」，曹善本作「是和霜鳴」。尤本郭注：「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為也。」郝懿行曰：「《北堂書鈔》一百八卷引此經及郭注『知』并作『和』，疑今本字形之譌。」<sup>51</sup>鐘和霜而鳴，非霜自鳴，曹本於意為長。

5. 尤本〈中次十一經〉記鮮山：「有獸焉，其狀如膜大，赤喙、赤目、白尾……」其狀如「膜大」句，曹善本作「其狀如膜犬」，於意為長。郝懿行《箋疏》也認為，大當為犬字之譌，《廣韻》作犬可證。郭注《穆天子傳》云：「西膜，沙漠之鄉。是則膜犬，即西膜之犬。」<sup>52</sup>

6. 尤本〈中次十二經〉記夫夫之山云：「……其草多竹、雞鼓。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雞鼓」，曹本作「雞穀」。尤本〈中山經〉嫗山也出現雞穀一詞，曹本作「嫗山，其上多玉，下多金，草多雞穀」。清代吳本、郝本皆

50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5，頁18A。

51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5，頁34B。

52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5，頁39A。

同尤本，〈中山經〉或作「雞穀」，或作「雞鼓」。吳任臣認為：「草類有雞涅、雞腸、雞蒼、雞腳、雞冠莧之名，無所為雞鼓者，疑即雞穀之譌」，認為「鼓」字是錯別字。郝懿行也說：「即雞穀也。穀、鼓聲相轉。」<sup>53</sup> 另外，經文中于兒神的形象，曹本與尤表本也有不同，曹善本曰「其狀人身而兩蛇頭」。在在證明曹本所據版本與尤本有異。

由《五藏山經》的例子，可以見出曹善抄本不同尤本的行文特色，同一句子中，無之、又、于、而等介詞、助詞，曹善本《山海經》的文字所呈現的字句短促，韻律感較為緊湊。

曹本對《山海經》中山川道理的計算，也與尤表本有所不同。〈中山經〉末總結〈中山經〉所志之山，一共有「百九十七山」。細數尤表本〈中山經〉所記之山，共有一百九十八座；其中，尤本〈中次六經〉開頭云「〈中次六經〉縞羝山之首」，其後又云「西十里曰縞羝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曹本無「西十里曰縞羝之山」句，吳任臣本、郝懿行本同尤表本，而郝懿行在此句下另有注解云：「《水經注》云平蓬山西十里廐山，是不數此山也。然得此乃合於此經十四山之數，疑水經注脫去之」。<sup>54</sup> 少去此「縞羝之山」，則〈中山經〉諸山的數目，便與經末總結之語相合。

此外，又如〈中次三經〉末總結「萓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於和山」共有五山、四百四十里。實際上〈中次三經〉山與山之間的道理相差不遠，敖岸山又東十里是青要山、青要山又東十里是驪山、又東四十里是宜蘇山、最後一座和山在宜蘇山東方二十里，其所經之道里，曹善本作八十里，與之相近，尤表本的四百四十里則大誤，吳任臣、郝懿行本皆同尤表本，惟郝懿行有案語「今才八十里」。<sup>55</sup>

## (二) 〈海外四經〉與〈海內四經〉

### 〈海外南經〉

尤本提到「南山在其（結胸國）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曹本則作「南山在其東南。自北山來蟲蛇，蟲號為蛇，蛇號為魚。」二本的語意有所落差：關於「蟲蛇」，尤本經文是以「南山」為起點，提出自南山以來「蟲為

53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 5，頁 41B。

54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 5，頁 14。

55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 5，頁 8B。

蛇，蛇號爲魚」。究竟「蟲爲蛇」如何解釋？經過南山以後，「蟲」是變化爲蛇？或如同下句「以魚稱蛇」一樣，只是名稱的改變？經文提供的細節非常少，對此，郭璞注云：「以蟲爲蛇，以蛇爲魚。」似乎更傾向於改變名稱的闡釋。

曹本的經文則以「南山」爲定點，並提及尤本所不及的「蟲蛇」來處的問題。依照曹本，蟲蛇乃是自南山的北方之山而來，而北山和南山兩個地域對「蟲」、「蛇」的稱呼有所不同。相較於尤本，曹本「蟲號爲蛇，蛇號爲魚」二句的句法是相對的，這也呼應郭璞的注解，蟲蛇和蛇魚之間，都是名稱的變化。當然，曹本的文本細節還是相對稀少，讀者無法清楚從文本中判讀「蛇號爲蟲，蟲號爲魚」者，是南山或北山的習慣。

二本間「此」或者「北」的差異，或是抄錄、刊刻之際，因形近而產生的謬誤，回歸文本脈絡，無論「此山」或者「北山」都解得通。在此，曹善本的價值或不在校勘錯誤，而是在常見的版本以外，代表不同詮釋的可能。

尤本又記「二八神人」云：「有神人二八，連臂，爲帝司夜於此野。在羽民東。其爲人小頰赤肩。盡十六人。」需要注意的是，尤本在「小頰赤肩」下，有郭璞注云：「當胛上正赤也。」「胛上正赤」句，明清本子幾乎皆作「脾上正赤」。「小頰赤肩」，曹本作「小頰赤眉」。《玉篇》的頁部引此經作「其爲人小頰赤眉」<sup>56</sup>，曹本正與《玉篇》的說法相合。考諸文意，「頰」與「眉」同在面部，似較赤肩更爲合理。

### 〈海外西經〉

尤本「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儷九代」；曹本作「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郭注：「九代，馬名，舞謂盤作之。」明代楊慎則云，「盤作之謂舉盤起之，令馬舞其上。」杜詩「舞馬更登牀」，唐世猶有此戲。李善注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引此經云「舞九代馬」，《藝文類聚》卷九十三及《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引此經皆作「舞九代馬」。郝懿行卻質疑這樣的說法，《箋疏》云：「九代，疑樂名也……舞馬之戲恐非上古所有。」<sup>57</sup>但在宋代以前的版本中，引此條率都有馬字，可見曹善抄本所據，是可與古本相呼應的。<sup>58</sup>

56 (梁)顧野王，《玉篇》，頁74。

57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7，頁1A。

58 有關舞馬的討論，可見柯睿，〈大唐的舞馬〉，收入柯睿 (Paul W. Kroll) 著，童嶺等譯，《中古

### 〈海外北經〉

尤本記敘夸父逐日的情節云：「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於河渭。」「欲得飲」之「得」頗爲累贅，曹本作「渴欲飲河渭」，似比較簡明。此外，又如尤本〈海外北經〉云：「跂踵國在拘纓東，其爲人犬，兩足亦大，一曰大踵。」曹善本作「爲人大」，於理爲通。

尤本「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曹本則作「有青獸，狀如馬，名曰蛩蛩。」考諸《山海經》對白色獸鳥的形容，多直接使用「白」字。《山海經》中的「素」僅出現一次，是〈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素」獸可能爲「青」獸的形近之誤。《箋疏》引張揖注〈子虛賦〉的條目，云「蛩蛩，青獸，狀如馬」。又加以說解：「此作素獸，蓋所見本異。」<sup>59</sup> 郝懿行認爲青獸、素獸的差異，是版本的不同。從蛩蛩的例子看來，尤本與曹本的差異，有時肇因於字形上的譌誤。

### 〈海內西經〉

尤本記崑崙之墟：「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有闢明獸守之。」「面有九門」，曹善本作「面有五門」，《史記·司馬相如傳》張守節《正義》引《山海經》，正作「面有五門」<sup>60</sup>。

尤本〈海內北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曹本作「西王母梯机而戴勝，其南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郝懿行云：「如淳注《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引此經無杖字。」<sup>61</sup> 尤本的杖字有可能是衍字。

### 〈海內北經〉

尤本云：「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曹本作「鬼在貳負尸之北，其爲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臣在東。」曹本「貳負尸之北」的句子較爲通順。貳負與貳負臣危非爲一人，其記錄見於〈海內西經〉：「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窳窳。」經文指出貳負與其臣危殺死窳窳，因而遭「帝」處罰。宋本「一曰」再作「貳負神」，或有疊床架屋之嫌。曹本作「貳負

中國的文學與文化史》（上海：中西書局，2020），頁5-20。

59（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8，頁5。

60（漢）司馬遷撰，（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司馬相如傳》，頁1228。

61（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12，頁1A。



臣」較合理。

尤本又云「袼其爲物，人身，黑首，從目。」吳任臣本、郝懿行本同尤表本。曹善抄本所記，與尤表本大相逕庭，乃作「袼其爲人，身黑、首白」。《山海經》提到「爲物」者共四次，除了這裡的「袼」以外，皆爲「蛇身」而非人形。尤本稱袼「爲物」，卻言其「人身」，與《山海經》的敘事慣例不符，曹本所記，於義爲長。

尤本又有「戎，其爲人，人首，三角。」曹本則作「其爲人，人身，三角。」《廣韻》也作「人身，有三角也」。<sup>62</sup>可見曹本有據。

### （三）〈大荒四經〉與〈海內經〉

#### 〈大荒東經〉

尤本記波谷山有大人之國：「有一大人蹲其上，張其兩耳。」「張其兩耳」，曹本作「張其兩臂」，《太平御覽》卷三七七、卷三九四引此經都作「張其兩臂」。<sup>63</sup>可見曹本所據版本「張其兩臂」語意較佳。

尤本「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合虛」曹本作「含虛」，《箋疏》也有案語，《北堂書鈔》卷百四十九引此經「合」作「含」。<sup>64</sup>虞世南編纂的《北堂書鈔》，引用《山海經》的次數有五十次左右，相較於《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引用次數明顯少很多，然而引用集中於〈荒經〉、〈海經〉部分，保存很多異文，有版本參考的價值。<sup>65</sup>

#### 〈大荒南經〉

尤本「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有淵四方，四隅皆達。」「有淵四方」，曹本作「有淵正方」，《太平御覽》卷三九五引此經，正作「有淵正方」。<sup>66</sup>曹本所據與《太平御覽》同。

62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 12，頁 3A。

63 (宋) 李昉，《太平御覽》，冊 2，卷 377，頁 1871。

64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 14，頁 3A。

65 (唐) 虞世南，(清) 孔廣陶校注，《北堂書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影印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校注重刊本)。相關的討論，可參考鹿憶鹿，《〈山海經箋疏〉引唐代類書考》，《東吳中文學報》，41 期 (2021.5)，頁 67-102。

66 (宋) 李昉，《太平御覽》，冊 3，卷 395，〈人事部三十六〉，頁 1954。

### 〈大荒西經〉

尤本記方山：「上有青樹，名曰柎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日月所出入」，曹本作「日月所入也」。考諸〈大荒西經〉，猶有豐沮玉門、龍山、吳姬天門、鑿鑿鉅山、常陽之山、大荒之山等六山，皆曰「日月所入」。〈大荒東經〉則有大言、合虛、明星、鞠陵于天、東極、離瞽、壑明俊疾七座山，皆曰「日月所出」。可見〈東經〉與〈西經〉的內容是相對的，東方為日月所出，而西方為日月所落之方位，尤本作「出入」應為衍字，曹善本為是。

尤本此經還有另一條對西王母的記載：「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吳任臣、郝懿行皆同尤本。曹善本作「有尾，穴處」。「有尾」是一種「不平常化」的人物塑造方法，為《山海經》所慣用，「有尾」本身就非同尋常，尤本對「豹尾」的強調，可能是為了與「虎齒」相對應。對西王母「有尾穴處」、安居之山「萬物盡有」的描述，讓人聯想到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以及臺灣原住民的神話情節，有尾巴的地底人擁有豐富的資源，儼然「文化英雄」的角色，西王母「有尾」的情節，或也出於近似的神話思維。

尤本此經「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曹本作「司日月之短長」。對照尤本〈大荒東經〉：「北方曰臯，來之風曰狹，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亦作「短長」，可見曹本所據較佳。

### 〈大荒北經〉

尤本〈大荒北經〉云：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遼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謂。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遼尾山」曹本作「章尾山」，郝懿行本也作「章尾山」，以為「海外北經作鍾山，此作章尾山，章鍾聲近而轉」，<sup>67</sup>可見曹本所據有另一版本。「其暝乃晦」曹本作「其眠乃晦」，李善注《文選》、《藝文類聚》引此皆作「其眠乃晦」；「風雨是謂」，曹本作「風雨是謁」，《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皆與曹本同，吳任臣《廣注》、郝懿行《箋疏》亦同此。<sup>68</sup>對照郭璞注「言能請風雨」，似乎曹本作「謁」比尤本好。

67（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17，頁7A。

68（唐）歐陽詢編，《藝文類聚》，卷79，〈靈異部·下〉，頁2019；（宋）李昉，《太平御覽》，冊

### 〈海內經〉

尤本「有國名曰流黃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曹本作「域中方三百里」，郝懿行的案語：「藏經本，域字作城。」<sup>69</sup>的確，曹抄本是出自一個比尤本好的版本。尤本〈海內經〉記南方贛巨人「人面長臂」，曹本則作「人面長脣」，郝懿行以「臂當爲脣字」的訛誤，贛巨人就是〈海內南經〉的梟陽國，一樣「人面長脣」。這巨人當要長脣而非長臂，因爲接著尤本還記其「脣蔽其面，因即逃也」。「即逃」，曹本作「可逃」，郝本也說，「藏經本即作可」。<sup>70</sup>曹善抄本所據在明代似還流傳。

尤本記黑人：「虎首鳥足，四手持蛇」，明顯有誤，曹本作「兩手持蛇」，吳任臣本、郝本皆是「兩手」。書法家曹善手抄《山海經》，應不會自行考據訓詁或任意增刪字句，既是抄寫，必是文從字順，所據似是來自一個比南宋尤袤更早或更好的版本。

幾乎可以斷定，曹善抄本所據版本不同於尤袤本，其中的異文都與唐宋以來類書中所引《山海經》不謀而合。（見表一）曹善抄本提供了一個更早的《山海經》版本，不但是海內外珍貴孤本，也是學術上非常有價值的文獻。

## 三、曹本的郭璞注

曹善的抄本異文常與郭注的「一曰」、「或作」、「一作」相合，而與尤本郭注相左之處，又常見出曹善抄本的異文更勝一籌。

### 〈南山經〉

尤本招搖山上有其狀如韭的「祝餘」草，郭注「或作桂茶」，《箋疏》云：「桂疑當爲柱字之誤，柱茶、祝餘聲相近。」<sup>71</sup>曹本郭注正是「或作柱茶」，與《箋疏》不謀而合，似說明尤本郭注的「桂茶」應是「柱茶」之誤。曹本的圖贊也作柱茶，可見曹本郭注「或作柱茶」應是正確的。陳劍〈郭店簡補釋三篇〉一文中

---

5，卷 882，〈神鬼部二〉，頁 4050。

69（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 18，頁 4B。

70（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 18，頁 4B。

71（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 1，頁 1A。

提到，「柱」與「祝」通用，都有斷的意思。<sup>72</sup> 可知郝懿行推斷「桂」爲「柱」之訛誤是可信的，應從曹本「柱茶」爲是。若據陳劍的解釋，祝餘或指此植物割斷不了，正如《說文》中久生的韭菜。<sup>73</sup>

尤本云「闕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摩勺」。曹抄本作「南流注於零夕」，其下郭注云「一作摩勺」，恰與尤本相對應。尤本又有虞勺之山，「其上多梓枏，其下多荆杞」，「摩勺之山」，曹善本亦作「零夕山」。郝《箋疏》曰：「《文選》注阮籍〈詠懷詩〉引此經作零夕之山。」<sup>74</sup> 《文選》注與曹本一致。

尤本「漆吳之山，無草木，多博石，無玉。」尤本無注；「漆吳之山」曹善本作「來吳山」，下有郭注「一作漆」。可見尤本的經文，正是曹本郭注的「一作」。

尤本記僕勾之山，郭注「一作夕」，曹本正是作「濮夕山」；尤本又記洵山，郭注「一作旬」，曹本正是作「旬山」，《太平御覽》卷九四一也作「旬山」，與曹本經文合，也與尤本郭注合。曹本常與尤本郭注的「一作」、「或作」不謀而合。

尤本南流注於即翼之澤的「英水」，曹本作「莫水」，曹本莫水下有郭注「一作英」。尤本記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鱗」，赤鱗底下似乎應有郭注，因爲明王崇慶《釋義》有郭注「音儒」，清代吳任臣《廣注》、郝懿行《箋疏》皆同。然郝懿行《箋疏》認爲「儒」是「儒」之譌，<sup>75</sup> 曹善本郭注正作「音儒」。曹本不但補尤本所缺，又訂正明清學者的注本。

尤本云：「又東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棧木、多白猿。」白猿下郭注云：「今猿似獼猴而大臂，腳長便捷，色有黑有黃，鳴其聲哀。」「鳴其聲哀」，曹本郭注作「其鳴聲哀」。

尤本云虞勺之山上多梓枏，郭注：「《爾雅》以爲枏。」曹本郭注「《爾雅》作梅」。《箋疏》引王引之曰：「《爾雅》以爲枏，枏疑當作梅。」<sup>76</sup>

72 陳劍，〈郭店簡補釋三篇〉，《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45-50。

73 （漢）許慎，（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340。

74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1，頁7B。

75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1，頁4A。

76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1，頁7B。

### 〈西山經〉

尤本〈西次二經〉記高山：「其上多銀，下多青碧。」「青碧」下有郭注云：「青碧亦玉類，今越雋會稽縣東山出碧。」會稽縣，曹善本作「會無縣」。郝懿行云：「郭注『會稽』當爲『會無』字之譌。〈地理志〉云『越雋郡，會無縣東山有碧。』」<sup>77</sup> 其後〈西次三經〉又有章義山多瑤碧，尤本郭注「碧亦玉屬」，曹本郭注則作「瑤亦玉屬」，尤本「碧亦玉屬」已見於〈西次二經〉高山之郭注，應以曹本爲是。

尤本記述孟山：「其陰多鐵，其陽多銅，其獸多白狼白虎，其鳥多白雉白翟。」其下郭注「或作白翠」，曹本作「多白雉白翠」，其下郭注：「或作白翟」。尤本與曹抄本的經文注文互換，可見兩者各有來源。郝懿行曰：「雉翟一物二種，經曰白翟，當爲白翠。」<sup>78</sup>

尤本記辰陽之山：「其木多稷、柟、豫章，其獸多犀、兕、虎、豹、柞牛。」其下郭注：「柟似松有刺、細理，音卽。豫章大木，似楸，葉冬夏青生，七年而後復可知也。」「冬夏青生」，曹本作「冬青夏生」，可以互證。

尤本云「有鳥焉，一首而三身，其狀如鸞，其名曰鷩。」其下郭注云：「鷩似雕，黑文赤頸，音洛。下句或云扶猗則死，扶木則枯……」曹本的郭注扶猗句作「扶獸則死」。《箋疏》的郭注也作「扶獸則死」，與曹本同，看來郝懿行的本子也與尤本有異。

尤本〈西次二經〉之末云：「其祠之毛用少牢，白菅爲席，其十輩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鈐而不糝，**毛采**。」「毛采」之下有郭注，尤本的郭注作「言用雄色雞也」，曹本作「言用雜色雞也」。以語意觀之，「雄色」指涉不清，曹本「雜色」於意較合。

### 〈北山經〉

帶山有臚䟽獸，尤本云「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一角有錯」，尤本的郭注云：「言角有甲錯也，或作曆。」「曆」字，曹本「或作厲」。《說文》云：「厲，厲石也」，段玉裁注「各本作厲石，今正。《小雅·鶴鳴》曰：他山之石，

77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2，頁9B。

78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2，頁25B。

可以為錯。《傳》曰，錯，錯石也……許書厝與措、錯義皆別，而古多通用。」《箋疏》亦云：「錯，依字正當為厝。」<sup>79</sup>可見尤本郭注「或作厝」明顯有誤。

尤本號山多橐駝獸，郭注：「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尤本「日行三百里」曹本作「日三百里」，與「善行流沙中」接續。《爾雅》的郭注提及橐駝「健行者，日三百餘里」<sup>80</sup>，《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引此注亦作橐駝「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sup>81</sup>，似可見出曹本郭注「日三百里」應有所本，尤本郭注下句的「行」或為贅字。

### 〈中山經〉

尤本記姑媯山上，帝女死後的女尸，化為薔草，經云「其葉胥成，其華黃，實如菟丘，服之媚於人。」郭注：「菟丘，菟絲也，見《爾雅》。」明清各本此句也都作「《爾雅》」。然而，對照《爾雅》，其實並無郭注的引文，本段引文應出於《廣雅》而非《爾雅》。<sup>82</sup>我們注意到，曹善抄本的《爾雅》作「《廣雅》」，所據無尤本的郭注訛誤。

尤本記青要山的苟草，其下郭注云：「或作苞草」；曹本經文作「苟草」，注作「一曰苟」。顏師古注《急就篇》「苟貞夫」條云：「苟，草名也。所居饒之，因以命氏……苟氏之後，避難改族而稱苟。」<sup>83</sup>尤本郭注的「苞」，恐是「苟」之誤。

尤本記翼望之山：「湍水出焉，東流注于濟。」「東流注於濟」句，尤本郭注云：「今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清水。」郝懿行云：「案，經文濟水、注文清並當為涓字之譌也。《水經》亦云『湍水至新野縣，東入於涓。』《郡國志》云『盧氏有熊耳山，涓水出』《地理志》作『育水也』。」<sup>84</sup>曹善本作「涓水」，與《水經》合。

宣山，尤本云：「其上有桑焉，夫五十尺。」「夫五十尺」，曹善抄本作「大

79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3，頁1B。

80 (晉) 郭璞注，(清) 郝懿行疏，《爾雅郭注義疏》(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2，影印道光年間木樨香館藏版)，頁1057。

81 (宋) 李昉，《太平御覽》，冊5，卷901，〈獸部十三〉，頁4129。

82 (魏) 張揖，(清) 王念孫，《廣雅疏證》(新北：廣文書局，1971，據王氏家刻本影印)，卷10，頁318。

83 (漢) 史游，(唐) 顏師古注，《急就篇》，《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天壤閣叢書影印)，冊340，卷1，頁79-80。

84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5，頁33B。

五十尺」，郝本亦作「大五十尺」。<sup>85</sup> 尤本的郭注云「謂五丈也」，明顯訛誤，曹本郭注則作「圍五丈也」。曹本能改正尤本許多不通順之處，大五十尺而圍五丈，經文與郭注都明顯優於尤本。

尤本記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甚寒而清」，「清」字下郭注「或作潛」，曹本正作「甚寒而潛」，下無郭注。可見曹本所據，應為郭璞所見另一版本，正是尤本郭注所謂的「或作」。

### 〈海外南經〉

尤本「羽民國」曰：「其為人長頭，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長頰。」其下郭璞云：「能飛不能遠，卵生，畫似仙人也。」曹善抄本作「蓋似仙人」；尤本記謹頭國則云「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謹朱國。」其下郭注曰：「謹兜，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曹善本郭注作「帝矜之，使其子居南山而祠之，蓋似仙人。」此外，尤本「厭火國」下的郭璞注云：「言能吐火，畫似獼猴兒黑色也」，曹善本則作「蓋似獼猴而黑色」，曹善本的「蓋」字有蓋、蓋等不同的寫法。從重複出現的現象看來，曹本作「蓋似」應有版本的依據，而非一時筆誤。

「交脛國」，尤本云：「交脛國在其東，其為人交脛」，郭注「言腳脛曲戾相交，所謂豫題交趾者也。」曹本郭注作「彫題交趾」較佳。「彫題交趾」典出《禮記·王制》，「南方曰蠻，彫題交趾」，〈海內南經〉亦有「彫題國」，豫題之豫應為譌字，從曹本郭注為佳。「交脛國」的郭注，尤本又「或作頤，其為人夾頤而行也」，頤指的是臉頰，夾頤而行或指臉頰貼著臉頰行走，此與「交頤」之稱不甚相合，曹本郭注則作「人交頤而行」，似較合理。尤本夾頤或為交頤的形近之誤。

### 〈海外西經〉

尤本肅慎之國「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常，先入代帝於此取之。」尤本郭注「或作雒」，曹本無郭注，經文作「雒」，就是郭注的「或作」。尤本經文「於此取之」，曹本作「於此取衣」，郭注：「其俗無衣服，有聖帝代立，則此木生皮可衣。」曹本曰「取衣」與郭注合；而《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四引此經作「於此取依」，將「衣」訛誤為「依」。<sup>86</sup>

85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5，頁38B。

86 (宋) 李昉，《太平御覽》，冊4，卷784，〈四夷部五〉，頁3602。

### 〈海外北經〉

尤本記述深目國「其為人舉一手一目。在共工臺東。」「目」下郭注「一作曰」，曹本作「為人舉一手，一曰在共工臺東」。郝懿行也認為：「一目作一曰，連下讀，是也。」<sup>87</sup>可見曹本正是郭注的「一作」。

禺彊，尤本云：「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郭注云：「字玄冥，水神也。莊周曰，禺彊立於北海。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曹本經文作：「黑身手足，乘兩龍」，與郭注的「一本云」相合。郭象注《莊子·大宗師》「禺彊」引《山海經》云：「《海外經》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郭璞以為水神。」

### 〈海外東經〉

尤本「君子國」云：「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曹本「使二大虎」作「使二文虎」，郝懿行《箋疏》云：「《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經大虎作文虎。高誘注引《淮南子·墜形訓》亦作文虎。今本作大，字形之譌也。」<sup>88</sup>另外，曹本郭注作「其人不爭好讓」。〈大荒東經〉亦記君子國，經文云：「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並無「不爭好讓」之說。從曹本來看，〈海外東經〉的「君子國」中，應是注文誤作經文。

### 〈海內西經〉

尤本「后稷之葬，山水環之」，郭注云「在廣都之野」，曹本郭注則作「在都廣之野」，〈海內經〉亦云「都廣之野」，尤本郭注「廣都之野」應為刊刻之誤。

尤本記崑崙開明獸，郭注「天獸也。銘曰：開明為獸，乘資乾精，瞪視崑崙，威震百靈。」曹善本郭注僅作「天獸也」，無尤本「銘曰」以下的韻語。尤本「開明為獸」的銘曰，其實是《圖贊》。曹善本〈海內西經〉未有開明獸之圖贊：「開明天獸，稟茲金精。虎身人面，表此桀形。瞪眎崑山，威懾百靈。」與尤本郭注的銘文略有差異，郝疏：「銘亦郭氏《圖贊》也。」<sup>89</sup>曹本的郭注，明顯未像尤本把《圖贊》與注解混淆。郝懿行《箋疏》所據道藏本《圖贊》，也與曹本《圖贊》吻合。

87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 8，頁 2A。

88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 9，頁 1A。

89 (清)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 11，頁 4A。



### 〈大荒東經〉

尤本大人國下的郭注引《河圖玉版》：「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郭注又引《穀梁傳》：「長翟身橫九畝，載其頭，眉見於軾。」「三十丈五尺」，曹本作「三丈五尺」，《博物志》、《初學記》引《河圖玉版》也作「三丈五尺」<sup>90</sup>，曹本所據爲長。又，尤本郭注「載其頭」，曹本作「載其頭於車」，語義比較完整，有車才能「眉見於軾」。

### 〈大荒西經〉

尤本「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郭注云「顛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火正」，曹本郭注作「北正」。從文義來看，上句是「南正」，下句是「北正」，似較合理。郝懿行也提到郭注來自楚語文，唐固的注就認爲「火當爲北」。<sup>91</sup> 曹本郭注作「北正」應有所據，似非筆誤。

### 〈大荒北經〉

尤本大荒中不咸山有肅慎國，郭注其人皆工射，「箭以楛爲之，長尺五寸」，「長尺五寸」，曹本作「長尺八寸」。郝懿行也提到郭注肅慎本《魏志·東夷傳》，傳本正是作「用楛長尺八寸」。<sup>92</sup> 尤本系統的郭注似有訛誤，曹本所據版本爲長。

曹善抄本不只爲《山海經》書中常出現的「一曰」、「或作」提供佐證，佐證曹本所據也是尤袤在當時見過的版本。曹本提供一個不同尤本、明清本的《山海經》版本，也補正了尤本郭注的一些訛誤。（見表二）與尤本有出入的曹本郭注又常與唐宋典籍的記載不謀而合，或見諸於唐宋的類書所引，曹本郭注讓研究者有另一個互見參照。

## 四、曹善抄本圖贊比較完整

晉代的郭璞除了注解《山海經》之外，另外也寫作了多首《山海經》的圖贊。陳連山認爲，早期郭璞的《山海經》注、圖贊與《山海經圖》是一起流傳

90（晉）張華撰，范寧校，《博物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據王氏家刻本影印），卷2，頁23；（唐）徐堅輯，《初學記》，冊下，卷19，〈長人第四〉，頁460。

91（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16，頁4B。

92（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17，頁1B。

的，而後在《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中，《圖贊》一直都是分開著錄，可見到了隋唐以後，《圖贊》是獨立成書的。<sup>93</sup> 曹善本的《山海經》注文與圖贊，根據的是宋以前的本子，如唐代流傳的《初學記》、《藝文類聚》等等。因此，我們見到其中的經文、注文與《初學記》、《藝文類聚》與宋《太平御覽》的版本有呼應。

南宋尤袤的池陽郡齋刻本只有注文而無圖贊，目前能見到的《圖贊》本子，皆為明代以後的版本，如正統年間的道藏本<sup>94</sup>、沈士龍、胡震亨（1569-1645）校本，郝懿行、嚴可均（1762-1843）也都整理過圖贊。正統道藏中的十八卷《山海經》，其中的第一到十三卷卷末附有圖贊，〈荒經〉及〈海內經〉的圖贊則付之闕如；萬曆年間，胡震亨與沈士龍校訂出版兩卷《山海經圖贊》，同樣也缺〈荒經〉之後的圖贊。

吳任臣在《山海經廣注》中，〈荒經〉、〈海內經〉殘卷注解所引用到的圖贊僅有9首。值得注意的是，胡震亨本《圖贊》在卷末另有〈補遺〉一卷，另外收入了14首圖贊，吳任臣所引的9首與胡震亨本完全相同；胡本14首中，〈翡翠〉、〈維延〉、〈猩猩〉為包括曹本在內的其他版本所無，卻為吳任臣注解引用。

考諸吳任臣的《山海經廣注》的參考書目，其中列了一部《山海經圖贊》，從《廣注》引用的內容看來，或許就是胡震亨校正的版本。

曹善本一共收入303首的圖贊，〈南山經〉24首、〈西山經〉53首、〈北山經〉29首、〈東山經〉18首、〈中山經〉45首、〈海外南經〉16首、〈海外西經〉16首、〈海外北經〉15首、〈海外東經〉8首、〈海內南經〉6首、〈海內西經〉11首、〈海內北經〉9首、〈海內東經〉4首、〈大荒東經〉6首、〈大荒南經〉7首、〈大荒西經〉12首、〈大荒北經〉9首、〈海內經〉15首。張宗祥據此撰成《足本山海經圖贊》。<sup>95</sup>

### （一）曹本獨有《荒經》的圖贊

明清以後，學者所見的《圖贊》版本在《荒經》以下也大都缺漏，曹善本的

93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頁81。

94（晉）郭璞注，《山海經》，收入文清閣編委會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據涵芬樓影本成化、正統《道藏》影印），冊1-2。

95 見張宗祥，《足本山海經圖贊》一書，作者將曹善、曹世良，訛誤為曹仲良。

圖贊相當齊全，《荒經》以下一共有 49 首，〈大荒東經〉6 則，〈東海外大壑〉、〈崦嵫〉、〈中容國木食〉、〈司幽國〉、〈應龍〉、〈夔〉；〈大荒南經〉7 則，〈雙雙〉、〈蒼梧之野〉、〈汜天山〉、〈蚺民國〉、〈因乎〉、〈欒木〉、〈曦和國〉；〈大荒西經〉12 則，〈不周共工〉、〈有神十人〉、〈太子長琴〉、〈沃民〉、〈鳴鳥〉、〈白丹〉、〈神噓〉、〈天犬〉、〈弱水〉、〈炎火山〉、〈壽麻國〉、〈三面人〉；〈大荒北經〉9 則，〈肅慎國〉、〈附隅丘〉、〈青蚺〉、〈強梁〉、〈黃帝女妖〉、〈赤水女子獻〉、〈犬戎〉、〈無骨子〉、〈若木〉。〈海內經〉則有 15 則，〈朝鮮〉、〈有島山三水〉、〈柘高〉、〈都廣野〉、〈蝮蚺〉、〈封豕〉、〈延維〉、〈五采鳥〉、〈幽都〉、〈赤脛民〉、〈釘靈民〉、〈爰仲〉、〈盤爲弓矢〉、〈帝舜賜羿彤弓素旒〉、〈鯀竊帝息壤〉。

縱使胡震亨本蒐羅了較多的圖贊，但與曹善抄本《山海經》所附相比，仍不成比例。曹本《山海經》寫於元代，稍晚於南宋池陽郡齋本；但是，曹本每卷之後皆附有圖贊，也就是說，曹本《山海經》保存了目前所見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圖贊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曹善抄本所附的圖贊，幾乎都與《藝文類聚》所引雷同，可窺見曹抄本圖贊與唐代類書之間的淵源。如〈大荒西經〉的〈弱水〉：「弱出崑山，鴻毛是沉。北淪流沙。南暎火林，惟水之奇，莫測其深。」〈大荒西經〉的〈炎火山〉：「木含陽精，氣構則然。焚之無盡，是生火山。理見乎微，其妙如傳。」又如〈大荒北經〉的〈若木〉：「若木之生，崑山是濱。朱華電照，碧葉玉津，食之靈智，爲力於人。」這些曹本的圖贊與《藝文類聚》所引幾無二致，卻未見宋代類書引用。

郝懿行、嚴可均所整理的《圖贊》到了〈荒經〉之後缺漏甚多：郝懿行所蒐集的《荒經》圖贊僅有 6 首<sup>96</sup>，嚴可均有 7 首<sup>97</sup>。〈大荒東經〉郝本僅有〈崦嵫〉、〈九尾狐〉兩贊，後者又與〈海外東經〉重出，嚴本則有〈大海外大壑〉、〈崦嵫〉二贊；〈大荒西經〉郝、嚴二本皆只有〈弱水〉、〈火炎山〉二贊；〈大荒北經〉則郝、嚴二本皆有〈若木〉，郝本多了一首〈封豕〉，但「封豕」實爲〈海內經〉的內容妄羈；〈海內經〉郝本全無圖贊，嚴本僅有〈都廣之野〉、〈封豕〉二首。由此可見，郝、嚴二位並未見過曹善抄本。

96 〈大荒東經〉2 首，〈南經〉缺、〈西經〉2 首、〈北經〉2 首、〈海內經〉缺。

97 〈大荒東經〉2 首，〈南經〉缺、〈西經〉2 首、〈北經〉1 首、〈海內經〉2 首。

## (二) 曹本圖贊與唐宋類書的比較

曹本不只補明清本《圖贊》的不足，其中部分文字，更與明清版本有差異，兩相對照，表示曹善所書是元末所見一個附有圖贊的更好版本。

曹本〈南山經〉的鹿蜀圖贊：「鹿蜀之獸，馬質虎文。驤首吟鳴，矯足騰群。佩其皮毛，子孫如雲。」《太平御覽·雜獸》鹿蜀條亦引圖贊：「鹿蜀之獸，馬質虎文。驤首吟鳴，矯矯騰群，配其皮毛，子孫如雲。」<sup>98</sup> 郝懿行在《箋疏》整理了《山海經圖贊》，並附於全書之末作為附錄。《箋疏》中〈鹿蜀〉版本，與曹本同。

其實，曹善抄本所收的圖贊，與《太平御覽》及郝懿行《箋疏》的圖贊或有異同。例如同在〈南山經〉的獬豸，曹善本作：「獬豸似羊，眼反在背。視之則奇，推之無怪。若欲不恐，厥皮是佩。」《太平御覽》作「眼乃在背」、「欲不恐懼」，差異較大，《箋疏》則與曹本相同。

曹本〈西山經〉臧羊的圖贊：「月氏之山，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赤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與《御覽》所引相似。

〈西山經〉鸚鵡，曹本圖贊作：「鸚鵡慧鳥，栖林啄菓。四指中分，行則以觜。自貽伊籠，見幽坐伎。」啄菓二字，明藏經本作「喙桑」，而曹本與《初學記》所引相同<sup>99</sup>，「坐伎」二字，明藏經本作「坐趾」，曹本則與《藝文類聚》所引相同。

〈北山經〉的幽鷄，曹本圖贊作：「幽鷄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突，見人則睡。好用小惠，終見嬰繫。」《太平御覽》作「觸物則笑，見人佯睡。好用小慧，終是嬰繫。」<sup>100</sup> 兩者有些出入。

曹本的〈北山經〉山獼圖贊：「山獼之獸，見人懼謔。性善厥頭，行如矢激。見惟氣精，出作風作。」<sup>101</sup> 《太平御覽》作「見乃歡唬。厥性善投，行如矢激。是惟氣精，出則風作」曹本與《太平御覽》本有些不同，其中「懼謔」明顯比《太平御覽》的「歡唬」的用法較好。

98 (宋)李昉，《太平御覽》，冊5，卷913，〈獸部二十五〉，頁4177。

99 (唐)徐堅，《初學記》，冊下，卷30，〈鸚鵡第八〉，頁737。

100 (宋)李昉，《太平御覽》，冊5，卷913，〈獸部二十五〉，頁4177。

101 (宋)李昉，《太平御覽》，冊5，卷912，〈獸部二十四〉，頁4174。

〈北山經〉的精衛，曹本圖贊作：「炎帝之女，化爲精衛。沉形東海，靈爽西邁。乃銜木石，以填被害。」「沉形東海」，明藏經本作「沉所東海」，曹本與《藝文類聚》所引相同；「以填被害」，明藏經本作「以堙波海」，曹本與《藝文類聚》所引相似。

〈海外南經〉長臂國，曹本圖贊作：「雙肱三丈，體如中人。彼曷爲者，長臂之民。修腳是負，捕魚海濱。」「雙肱三丈」，明藏經本作「雙肱三尺」，《初學記》作「三丈」<sup>102</sup>；「修腳是負」，明藏本作「修腳自負」，《初學記》作「是負」，曹本正與《初學記》相合。

〈海外西經〉龍魚，曹本圖贊作：「龍魚一角，似鯉處陵。俟時而出，神聖攸乘，飛驚九域，乘雲上昇。」「乘雲上昇」明藏經本作「乘龍上昇」，《藝文類聚》作「乘雲上昇」<sup>103</sup>，曹本與《藝文類聚》相同。

尤本以後的各種刊本《山海經》中，「一臂國」後是「奇肱」，並無「奇股」，曹本〈海外西經〉附圖贊則有奇股國：「妙哉工巧，奇□之人。因風構思，制爲飛輪。凌顏隧軌，帝湯是賓。」細觀〈海外西經〉的內容，在奇肱國之前，已有「一臂國」，二者並列，並不合理；此外，在《淮南子·墜形訓》以及諸多韓國所繪的《天下圖》<sup>104</sup>中，皆有「奇股國」與「一臂國」相鄰。韓國古地圖「天下圖」中，見到可能是《山海經》訊息，其中每幅圖都有奇股國，甚至很明顯的就在一臂國的北方，「一臂」與「奇股」應爲一組對應的設計。曹本的奇股國圖贊似可證明《山海經》中的「奇肱」國，應爲「奇股」國之誤。

〈海外北經〉燭龍，曹本圖贊作：「天缺西北，龍銜火精。氣爲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靈。」「龍銜火精」，明藏經本作「龍銜火精」、「可謂至靈」明藏經本作「可謂至神」，《藝文類聚》則作「龍銜」、「至靈」<sup>105</sup>，曹本與《藝文類聚》所引相同。

〈海外北經〉夸父，曹本圖贊作：「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河及日，遯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傾河及日」明藏本作「傾河逐日」，《初學記》作

102 (唐) 徐堅，《初學記》，冊下，卷 19，〈長人第四〉，頁 462。

103 (唐)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96，〈鱗介部上·龍〉，頁 2462-2463。

104 韓國圖書館學研究會編，《韓國古地圖》（漢城：韓國圖書館學研究會，1977）。

105 (唐)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96，〈鱗介部上·龍〉，頁 2462。

「傾河及日」<sup>106</sup>，曹本與《初學記》所引相同。

曹善抄本的圖贊，或與宋代類書《太平御覽》所引有別，卻常與唐代類書《初學記》、《藝文類聚》所引圖贊雷同，可見曹本圖贊出處有據。

## 五、結語

元末曹善的抄本《山海經》保存了一種與尤袤本系統《山海經》有異的宋代版本。曹本《山海經》到了明代，曾由姚綬、王世貞、陳繼儒等人收藏，後又轉手董其昌，董其昌為曹善手抄本《山海經》題寫封面，並為文細述此書在姚綬等文人間的流傳情況。入清以後，此書成為《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所著錄的皇家收藏品，作為名家書法被收入內府，以致清代的《山海經》研究者、出版家似乎都罕見提及。

此書不只是蘇州書家曹善的抄本，是珍貴的書法作品，更提供《山海經》研究一個新的局面，曹抄本可能是據唐宋時期一個有經、注、圖贊三者合一的本子而來，這個本子比南宋尤袤的刻本更好。而郝懿行《箋疏》質疑的經文訛誤，他的推斷也都能在曹本中獲得證實，似乎曹本所據是另一個錯誤較少的宋代刊本。

經過比對，曹善抄本所據的版本，較尤本更佳。首先，尤本只有經文、注文，並無圖贊，曹善抄本《山海經》在每卷最後都附有郭璞圖贊，這是目前所見最早、最完整《山海經》的《圖贊》。其次，曹善抄本的《山海經》經文更簡潔、通順，甚至其使用的版本經文可與尤本郭注的「或作」、「一曰」、「一作」互見，似乎就是郭注中所言的另一版本。在閱讀、梳理的過程，也能發現郭注中有些明顯的刊刻錯誤，並未出現在曹善抄本，曹抄本提供校讎的無可取代價值。

除了尤袤的池陽郡齋刻本，唐宋以前《山海經》的資料幾乎只能從《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中輯佚，而曹善抄本《山海經》不同於尤袤刻本，與各種唐宋時期的類書引《山海經》的經文注文不謀而合，似乎說明曹善抄本來自於比尤袤本更早的版本。尤袤本無《圖贊》，說明當時《圖贊》可能已經是獨立成書，不與正文合刊。曹善抄本所據的版本，應是附有圖贊的，而非曹善在抄寫時將圖贊加在每一卷的卷末。郝懿行《箋疏》所附的《荒經》圖贊僅有

---

106 (唐) 徐堅，《初學記》，冊下，卷 19，〈長人第四〉，頁 462。

6 首，而且是從類書蒐集來的。曹善抄本則每一卷都附了圖贊，尤其是《荒經》圖贊極為完整，高達 49 首，可說是補足了歷來圖贊的缺口。

曹善手抄本《山海經》極其珍貴，此書可校正尤本以來《山海經》的經文注文缺失，也是一個據完整《圖贊》抄寫的《山海經》版本，可以補南宋尤袤系統的版本不足，是百年來《山海經》版本研究的一大突破。

〔後記〕本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臺灣所藏《山海經》版本研究」(MOST 108-2410-H-031-042-)部分研究成果。論文完成後，首先於東吳大學中文系「第六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與談人高莉芬教授曾惠賜卓見；論文送審後，承蒙匿名審查人的細心指正，謹此致謝。

表一 尤袤本、曹善本《山海經》經文對照表

卷次、條目	尤袤刻本	曹善抄本	其他版本
〈南山經之首〉	〈南山經〉之首曰 <b>隄山</b>	〈南山經〉之首曰 <b>鶴山</b>	《御覽》、李善注《文選》同曹本。
〈南山經之首〉	<b>獲翼</b> 之山	<b>獲翼</b> 之山	《初學記》同曹本。
〈南山經之首〉	(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木。	其陽多玉, <b>其陰多金</b> ,多怪木。	《御覽》同曹本。
〈南山經之首〉	(青丘之山)青 <b>獲</b>	青 <b>獲</b>	《初學記》同曹本。
〈南次三經〉	(虎蛟)可以 <b>已瘧</b>	可以 <b>爲瘧</b>	《御覽》同曹本。
〈南次三經〉	(鳳凰)有鳥焉,其狀如 <b>雞</b> ,五采而文,名曰 <b>鳳皇</b>	有鳥焉,其狀如 <b>鶴</b> ,五采而文,名曰 <b>鳳鳥</b> 。	《類聚》、《初學記》等書皆作「其狀如鶴」。
〈南次三經〉	(南禺之山)有穴焉,水 <b>出</b> 輒入,夏乃出,冬則閉, <b>佐水</b> 出焉。	有穴焉,水 <b>春</b> 輒入,夏乃出,冬則閉, <b>恠水</b> 出焉。	王本、郝本同曹本作「水春輒入」。
〈西山經之首〉	(臧羊)其脂可以 <b>已腊</b> 。	……可以 <b>止腊</b> 。	
〈西山經之首〉	(毫歲)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 <b>毛</b> ,大如筭而黑端	其狀如豚而白 <b>毛</b> , <b>毛</b> 大如筭而黑端	《初學記》、《文選·長楊賦》注皆作「白毛,毛大」
〈西山經之首〉	其木多椶柎,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 <b>已疥</b> 。	……食之 <b>止疥</b> 。	
〈西山經之首〉	黃蘗,……浴之 <b>已疥</b> ,又可以 <b>已附</b> 。	黃蘗,……浴之 <b>止疥</b> ,又可以 <b>止附</b> 。	
〈西山經之首〉	薰草,麻葉而方莖,……佩之可以 <b>已癘</b> 。	訓草,葉麻而方莖,……佩之可以 <b>止癘</b> 。	
〈西次二經〉	有獸焉,其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 <b>謹</b> ,其音如橐百聲,是可以禦凶,服之 <b>已痺</b> 。	有獸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 <b>謹</b> ,……服之 <b>止痺</b> 。	
〈西次三經〉 崇吾之山	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 <b>豹虎</b> 而善投,名曰舉父。	…… <b>豹尾</b> 而善投,名曰舉父。	郝本謂「豹虎」或有脫誤。
〈西次三經〉	菴草,……食之 <b>已勞</b> 。	菴草,……食之 <b>不勞</b> 。	
〈西次三經〉	(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 <b>善嘯</b> ,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 <b>善吠</b> ,蓬頭戴勝……	
〈北山經之首〉	尤本號山	曹本作「號山」	《初學記》、《御覽》皆作「號山」
〈北山經之首〉	(丹熏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兔首麋身。	有獸焉,其狀如鼠而兔首麋耳。	《初學記》、《御覽》皆作「兔首麋耳」。
〈北次二經〉	有獸焉,其狀如麋,其 <b>川在尾上</b> ,其名曰 <b>羆</b> 。	有獸焉,其狀如麋,其 <b>川在尾下</b> ,其名曰 <b>羆</b> 。	
〈東次二經〉	餘峩之山	餘我山	《御覽》作「餘我之山」



卷次、條目	尤袤刻本	曹善抄本	其他版本
〈東次二經〉	其神狀皆獸身人面， <b>載</b> 貉。	其神狀皆獸身人面， <b>載</b> 貉。	
〈中次三經〉	凡箕山之首，自教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 <b>四百四十里</b> 。	凡箕之首，教岸山至和山，凡五山， <b>七十里</b> 。	
〈中次四經〉 麿	有獸狀如貉而 <b>人目</b> ，名曰麿。	有獸狀如貉而 <b>八目</b> ，名曰麿。	《玉篇》、《廣韻》、《圖贊》皆作「八目」
〈中次七經〉 蓍草	有草焉，其狀如荒，白華黑實，澤如蓍萸，其名曰蓍草， <b>服之不昧</b> 。	……澤如蓍萸，其名曰蓍草， <b>服之不昧</b> 。	
〈中次七經〉 焉酸	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其名曰焉酸，可以為毒。	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其名曰焉酸。	《御覽》亦作「焉酸」
〈中次十一經〉	(宣山) 其上有桑焉， <b>夫五十尺</b>	其上有桑焉， <b>大五十尺</b>	
〈中次十一經〉	(鮮山) 有獸焉，其狀如 <b>膜犬</b> ，赤喙、赤目、白尾	有獸焉，其狀如 <b>膜犬</b> ……	
〈中次一十一經〉	(豐山) 神耕父處之， <b>帝遊清泠之淵</b> ，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為敗。有九鐘焉， <b>是知霜鳴</b> 。	神耕父處之， <b>常遊清泠之淵</b> ，……有九鐘焉， <b>是和霜鳴</b> 。	
〈中次十二經〉	(夫夫之山) 其草多竹、 <b>雞鼓</b>	其草多竹、 <b>雞穀</b>	
〈海外南經〉	(南山) <b>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b> 。	<b>自北山來蟲蛇，蟲號為蛇，蛇號為魚</b> 。	
〈海外南經〉	有神人二八，連臂，為帝司夜於此野。在羽民東。其為 <b>人小頰赤肩</b> 。盡十六人。	……在羽民東。其為 <b>人小頰赤肩</b> 。盡十六人。	
〈海外西經〉	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儻九代。	夏后啓於此舞九代 <b>馬</b> 。	
〈海外北經〉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 <b>渴，欲得飲於河渭</b> 。	……入日， <b>渴，欲飲河渭</b> 。	
〈海外北經〉	有 <b>素獸</b> 焉，狀如馬，名曰蛩蛩。	有 <b>青獸</b> ，狀如馬，名曰蛩蛩。	張揖注〈子虛賦〉亦作青獸。
〈海內西經〉	(崑崙之墟) …… <b>面有九門</b> ，有闢明獸守之	…… <b>面有五門</b> ，有闢明獸守之	《史記》張守節正義作「五門」
〈海內北經〉	西王母 <b>梯几而戴勝</b> ，杖，其南有三青鳥，……	西王母 <b>梯几而戴勝</b> ，其南有青鳥……	如淳注《漢書》引此經無杖字
〈海內北經〉	鬼國在 <b>貳負之尸北</b> ，……一曰 <b>貳負神</b> 在其東。	<b>鬼在貳負尸之北</b> ，……一曰 <b>貳負臣</b> 在東。	
〈海內北經〉	祿其 <b>為物人身，黑首，從目</b> 。	祿其 <b>為人身黑，首白</b> 。	

卷次、條目	尤袤刻本	曹善抄本	其他版本
〈海內北經〉	蓬 <b>英</b> 山在海中。	蓬 <b>萊</b> 山在海中。	
〈海內北經〉	(戎)其爲 <b>人人首</b> ，三角。	其爲 <b>人人身</b> ，三角。	《廣韻》引此同曹本。
〈大荒東經〉	(大人之國)有一大人蹲其上， <b>張其兩耳</b> 。	有一大人蹲其上， <b>張其兩臂</b> 。	《御覽》引此同曹本。
〈大荒東經〉	<b>有神人八首</b> ，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	<b>有神八首</b> ，人面虎身十尾，其名天吳。	
〈大荒南經〉	不庭之山……， <b>有淵四方</b> ，四隅皆達。	不庭之山……， <b>有淵正方</b> ，四隅皆達。	《御覽》作「有淵正方」
〈大荒西經〉	方山上有青樹，名曰柅格之松， <b>日月所出入也</b> 。	上有青樹，…… <b>日月所入也</b> 。	
〈大荒西經〉	有人戴勝，虎齒， <b>有豹尾</b> ， <b>穴處</b> ，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 <b>有尾</b> ， <b>穴處</b> ，名曰西王母。此山……	
〈大荒西經〉	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 <b>長短</b>	來風……以司日月之 <b>短長</b> 。	
〈大荒北經〉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遼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 <b>其瞑乃晦</b> ，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 <b>謂</b> 。	……有章尾山。有神，…… <b>其眠乃晦</b> ，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 <b>謁</b> 。	李善注《文選》、《類聚》作「其眠乃晦」。《類聚》、《御覽》作「風雨是謁」
〈海內經〉	有國名曰流黃辛氏，其 <b>城中方三百里</b>	……其 <b>城中方三百里</b>	明道藏本同曹本。
〈海內經〉	(贛巨人)人面 <b>長臂</b> ，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唇蔽其面， <b>因即逃也</b> 。	人面 <b>長臂</b> ，…… <b>因可逃也</b> 。	明道藏本同曹本。
〈海內經〉	(黑人)虎首鳥足， <b>四手持蛇</b>	虎首鳥足， <b>兩手持蛇</b>	吳本、郝本皆作兩手。

資料來源：

(晉)郭璞注，《山海經》，收入文清閣編委會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冊1，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據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刻本影印。

(晉)郭璞注，《山海經》，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

表二 尤袤本、曹善本《山海經》經文、注文對照表

卷次、條目	尤本經文	尤本郭注	曹本經文	曹本郭注
〈南山經之首〉	祝餘	或作桂茶	祝餘	或作柱茶
〈南山經之首〉	堂庭之山	今猿似獼猴而大臂，……鳴其聲哀。		今猿似獼猴而大臂，……其鳴聲哀。
〈南山經之首〉	洵山	一作旬	旬山	
〈南次二經〉	闕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摩勺		南流注於零夕	一作摩勺

卷次、條目	尤本經文	尤本郭注	曹本經文	曹本郭注
〈南次二經〉	(會稽之山) 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澳	一作涖	夕水出焉，南注于涖	
〈南山經之首〉	<b>英水</b> ，南流注于即翼之澤。		<b>莫水</b>	<b>一作英</b>
〈南山經之首〉	(即翼之澤) 赤鱗	<b>殘缺</b>	赤鱗	音儒。
〈南次二經〉	僕勾之山	一作夕	濮夕山	
〈南次二經〉	摩勺之山	《爾雅》以為枏。		《爾雅》作梅
〈西山經之首〉		豫章大木，似楸， <b>葉冬夏青生</b> ，……		豫章大木，似楸， <b>葉冬青夏生</b> ，……
〈西次二經〉	高山，其上多銀，下多青碧。	青碧亦玉類，今越雋會稽縣東山出碧。		青碧亦玉類，今越雋會稽縣東山出碧。
〈西次二經〉	其祠之，毛一雄鷄，鈐而不精；毛采。	言用 <b>雄色</b> 雞也		言用 <b>雜色</b> 雞也
〈西次三經〉	三危山	鱗似雕，黑文赤頸，音洛。下句或云 <b>扶猓則死</b> ，……		鱗似雕，黑文赤頸，音洛。下句或云 <b>扶猓則死</b> ，……
〈西次四經〉	孟山，其鳥多白雉 <b>白翟</b>	<b>或作白翠</b>	其鳥多白雉 <b>白翠</b>	
〈北山經之首〉	(臚疏) 有獸……，一角有錯。	言角有甲錯也，或作曆。	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曆	
〈北次三經〉	號山，多橐駝獸	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		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
〈中次三經〉	荀草	或作「苞草」	荀草	一曰荀
〈中次七經經〉	菹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實如菟丘，服之媚於人。	菟丘，菟絲也，見《爾雅》。		菟丘，菟絲也，見《廣雅》。
〈中次十一經〉	翼望之山，湍水出焉，東流注于濟。	今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 <b>清水</b>		今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 <b>清水</b>
〈中次一十一經〉	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 <b>甚寒而清</b> 。	<b>或作潛</b>	其上有水焉， <b>甚寒而潛</b> 。	
〈中次十一經〉	宣山，其上有桑焉， <b>夫五十尺</b>	<b>謂五丈也</b>	其上有桑焉， <b>大五十尺</b>	<b>圍五丈也</b>
〈海外南經〉	羽民國	能飛不能遠，卵生， <b>畫似仙人也</b> 。		能飛不能遠，卵生， <b>蓋似仙人也</b> 。
〈海外南經〉	謹頭國	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 <b>畫亦似仙人也</b> 。		帝矜之，使其子居南山而祠之， <b>蓋似仙人</b> 。
〈海外南經〉	厭火獸	言能吐火， <b>畫似獼猴兒黑色也</b>		<b>蓋似獼猴而黑色</b>

卷次、條目	尤本經文	尤本郭注	曹本經文	曹本郭注
〈海外南經〉	交脛國	1. ……所謂 <b>豫題</b> 交趾者也。 2. 或作頸， <b>其為人夾頤而行也</b>		1. ……所謂 <b>雕題</b> 交趾者也。 2. <b>人交頤而行</b>
〈海外西經〉	肅慎之國，有樹名曰 <b>雄常</b> ，先入 <b>伐</b> 帝於此 <b>取之</b> 。	或作維	有樹名曰 <b>維常</b> ，先入 <b>伐</b> 帝於此 <b>取衣</b> 。	
〈海外北經〉	深目國，其為人舉 <b>一手，一目</b> 。在共工臺東。	<b>一作曰</b>	為人舉 <b>一手，一目</b> 在共工臺東	
〈海外北經〉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	字玄冥，水神也。莊周曰，禺彊立於北海。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	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	水神也。莊周曰，禺彊立於北海。
〈海外東經〉	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		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	其人好讓不爭。
〈海內西經〉	開明獸	天獸也。銘曰：開明為獸，秉資乾精，瞪視崑崙，威震百靈。		天獸也。
〈海內西經〉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	在廣都之野。		在都廣之野。
〈大荒東經〉	大人國	《河圖玉版》：「佻人國， <b>長三十丈五尺</b> 」，郭注又引《穀梁傳》：「長翟身橫九畝， <b>載其頭於車</b> ，眉見於軾。」		《河圖玉版》：「佻人國， <b>長三丈五尺</b> 」，《穀梁傳》：「長翟身橫九畝， <b>載其頭於車</b> ，眉見於軾。」
〈大荒西經〉	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	命 <b>火正</b> 黎司地以屬民		命 <b>北正</b> 黎司地以屬民
〈大荒北經〉	肅慎國	箭以楛為之，長尺 <b>五寸</b>		箭以楛木為之，長尺 <b>八寸</b>

資料來源：

（晉）郭璞注，《山海經》，收入文清閣編委會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冊1，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據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刻本影印。

（晉）郭璞注，《山海經》，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 (漢)史游，(唐)顏師古注，《急就篇》，《叢書集成簡編》，冊 34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天壤閣叢書本影印。
- (漢)司馬遷撰，(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百納本二十四史》，冊 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據武英殿銅活字本排印。
-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據清王先謙《漢書補注》重排。
- (漢)許慎，(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據經韻樓藏版影印。
- (唐)徐堅輯，《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據清代古香齋本重排。
- (晉)張華撰，范寧校，《博物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據《秘書二十一種》本校訂。
- (晉)郭璞注，《山海經》，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
- (晉)郭璞注，(清)郝懿行疏，《爾雅郭注義疏》，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2，據道光年間木樨香館藏版影印。
- (魏)張揖，(清)王念孫，《廣雅疏證》，新北：廣文書局，1971，據王氏家刻本影印。
- (晉)郭璞注，《山海經》，收入文清閣編委會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冊 1，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據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刻本影印。
- (晉)郭璞注，《山海經》，收入文清閣編委會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冊 1-2，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據涵芬樓影本成化、正統《道藏》影印。
- (梁)顧野王，《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據張氏澤存堂藏宋本影印。
- (梁)蕭統等編，(唐)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0，據鄱陽胡氏宋淳熙本重刊本影印。
- (唐)徐堅輯，《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據清代古香齋本重新排印。
- (唐)虞世南，(清)孔廣陶校注，《北堂書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據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校注重刊本影印。
- (唐)歐陽詢編，《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據宋紹興年間刻本影印。
- (宋)李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據靜嘉堂文庫藏宋本影印。
- (宋)劉辰翁評，(明)閻光表校，《山海經》，湖北省圖書館藏明閻光表刊本。
- (宋)薛季宣，《薛季宣集》，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據清瑞安孫氏詒善堂祠塾本重排。

- (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收入文清閣編委會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冊4,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據萬曆年間大業堂刻本影印。
- (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六年彙賢齋刻本。
-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據《郝氏遺書》本重排。
- (清)畢沅,《山海經新校正》,收入文清閣編委會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冊7-8,據光緒三年浙江書局刻本影印。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 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韓國圖書館學研究會編,《韓國古地圖》,漢城:韓國圖書館學研究會,1977。

### 近人論著

- 王強,〈弗利爾美術館藏唐胡瓌《蕃獸圖》考〉,《中國美術研究》,2019年4期,頁42-75。
- 朱惠良,〈元曹善書山海經〉,收入朱惠良,《雲間書派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頁127-128。
- 吳郁芳,〈元曹善《山海經》手抄本簡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年1期,頁9-11。
- 周士琦,〈論元代曹善手鈔本《山海經》〉,《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1980年1集,頁117-122。
- 柯睿(Paul W. Kroll),童嶺等譯,《中古中國的文學與文化史》,上海:中西書局,2020。
-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2。
- 張宗祥,《足本山海經圖贊》,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
-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 陳劍,〈郭店簡補釋三篇〉,收入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45-50。
- 鹿憶鹿,《〈山海經箋疏〉引唐代類書考述》,《東吳中文學報》,41期,2021年5月,頁65-102。
- 賈雯鶴,《〈山海經〉疑誤考證三十例》,《中華文化論壇》,2019年1期,91-98。
- 賈雯鶴,《〈山海經〉及郭璞注校議二十八例》,《西華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6期,頁93-98。
- 賈雯鶴,《〈山海經〉舊注辯正十九則》,《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6期,119-125。
- 劉思亮,《〈山海經·五藏山經〉校箋》,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

## 圖版出處

- 圖 1 董其昌題引首。(晉)郭璞注,《山海經》,冊 1,引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 〈南山經〉第一。(晉)郭璞注,《山海經》,冊 1,第 1 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 經文末圖贊。(晉)郭璞注,《山海經》,冊 4,第 19-20 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 佚名,〈山海百靈圖〉,弗利爾美術館藏。圖版取自:Freer Gallery of Art. "Bestiary of real and imaginary animals." Accessed Aug 30, 2021. <https://asia.si.edu/object/F1911.191/>

## **A Rediscovery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The Documentary Value of Cao Shan's Manuscript Version**

Lu, Yi-l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rare book version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Shanhaijing)* most often seen today is the imprint made by the Chiyang Commandery Studio of You Mao in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Analysis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manuscript version by Cao Shan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now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however, shows that it probably is based not only on an earlier but also a better one than the You Mao Southern Song imprint.

In terms of its contents, the Cao Shan manuscript version can rectify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imprints from the Southern Song to Ming and Qing period. It can be confirmed a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phrases used in the annotations by Guo Pu such as “yiyue (one saying)” and “huozuo (also known as)” appear in the Cao Shan manuscript.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is manuscript version and Tang and Song dynasty collectanea also reveals the scholarly value of Cao Shan's transcription. Furthermore, Cao Shan's transcription of Guo Pu's annotations offers many rectifications for the Guo Pu annotations in the You Mao imprint. In addition, the spaces for illustration eulogies in the You Mao imprint shows that the Cao Shan manuscript is not only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but also a more complete one with three parts for the text, annotations, and illustration eulogies, thus allowing it to fill the lacunae of illustration eulogies later for the “Wilderness Classics.”

**Keywords:** Cao Shan, Cao Shiliang,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You Mao, *Illustration Eulogies for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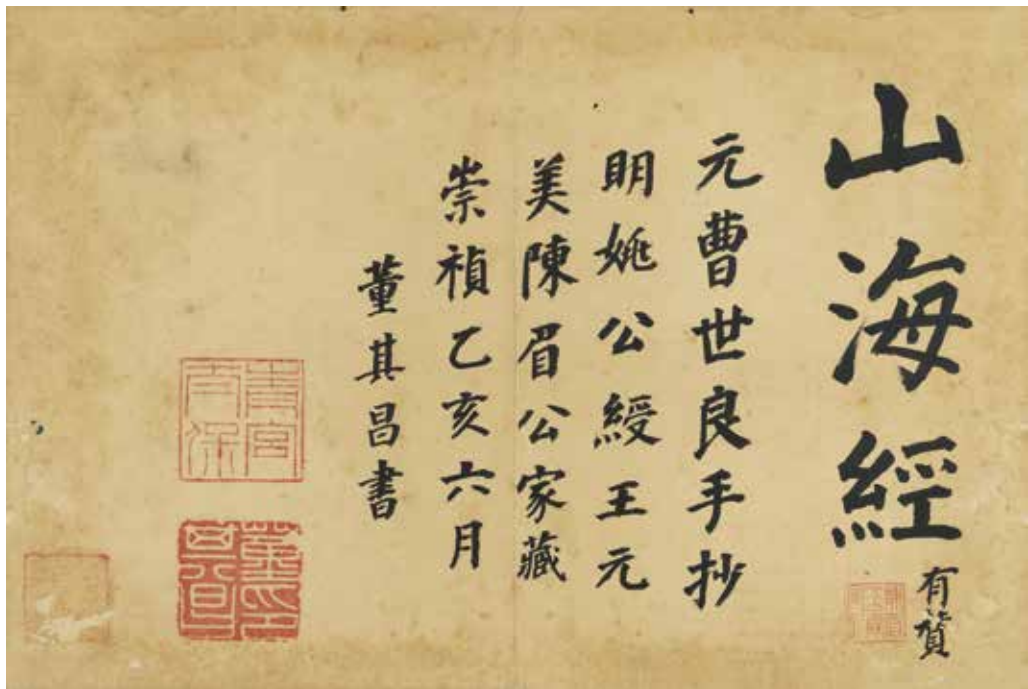


圖1 董其昌題引首  
晉 郭璞注 《山海經》 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南山經〉第一  
晉 郭璞注 《山海經》 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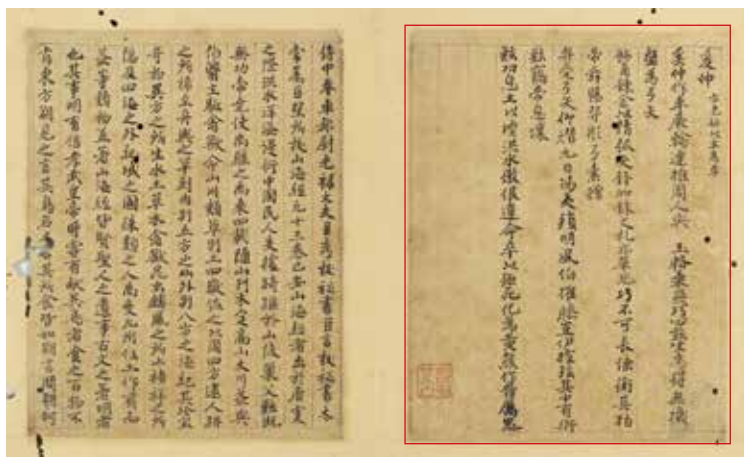


圖 3 經文末圖贊  
 晉 郭璞注 《山海經》 至正乙巳年曹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伏名 山海百靈圖 局部 弗利爾美術館藏